

培育中国“佩奇”，还得闯过三道关

玉渊杂谭 杨仑

春节前，一部《啥是佩奇》的预告片火了。尽管这部红遍大江南北的预告片没能给除夕档的电影“带货”，《小猪佩奇过大年》的票房在春节档稳稳垫底，但考虑到合家欢电影5亿左右的市场空间，1.41亿的票房收入已经非常可观，体现了超级IP的强大之处。

据媒体报道，小猪佩奇的IP价值已经超过180亿美元。放眼动画市场，漫威的超级英雄、迪士尼的公主们超强的市场号召力不言而喻。眼看着外国IP们四处攻城略地，赚得盆满钵满，人们不禁会问，国产IP能否在全国乃至全球市场上分得一杯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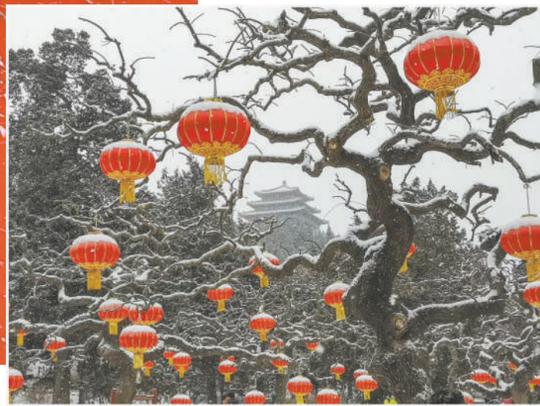
笔者认为，一个好的IP，想要跟国际大咖“掰手腕”，起码要闯过三道关。

第一关即是版权。归根究底，保护版权就是保护人类最珍贵能力之一——创造力。今年春节档的四部电影，上映不久即遭盗版危机，居然还衍生出了一个名词：“携种拜年”，即将电影的盗版资源打包供人下载。事实上，我国院线已经拥有相当完善的保护机制，包括数字密钥、荧幕波纹等一系列手段足以追踪到具体某

摄手作



王小龙摄



康泰森摄

春雪

(本栏目图片由手机拍摄)

《流浪地球》口碑两极，党同伐异要不得

影像空间 崔爽

本周二，《流浪地球》票房正式突破25亿元，进入国内最卖座影片的前十名。其实早在点映阶段，抢鲜观看的电影科研人员、航天工作者等专业群体就给予了如潮好评，正式公映后，在豆瓣上的评分、口碑也都属上乘。对于一部科幻片，其成绩已大大超出预期，高扬起了“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的大旗。

然而，随着口碑的发酵，比电影更科幻的一幕上演了。围绕片子质量是好是坏的争执不断激化，火药味甚浓，甚至殃及豆瓣电影这一评分平台。眼看评分从8.4变为

中国工程界的九块金牌

科学史话 胡一峰

如今，科技界的荣誉制度备受国人瞩目。在现代科技史上，中国工程界也曾建立过荣誉制度，向作出杰出贡献的工程师颁发了九块金牌。

故事要从中国工程师学会说起。辛亥革命之后，国内工程界相继成立了中华工程学会、中华工学会和路工同人共济会等三个团体。1913年，这三个团体又联合成立了中华工程师会，詹天佑被推举为会长。次年，改名为中华工程师学会。过了几年，海外的中国工程学者也寻求团体联合。1917年12月25日，20多位留学美国的工程界大学生、实习生或工作者在纽约聚会，讨论团结人才、组建团体的重要性，并决定筹办学会。1918年3月，征得84人同意作为发起会员，将此团体命名为“中国工程学会”。1923年7月，学会在上海举行年会，就此奠定了在国内的基础。1931年8月，“中国工程学会”与“中华工程师学会”合并为“中国工程师学会”，从此我国工程学界真正有了统一的团体。到1949年时统计，该会会员已有16万多人。1933年，中国工程师学会在武汉召开年



詹天佑与中华工程师学会部分会员合影

会。上海分会提议，“本会为国内惟一工程同志组织团体，对于国内工程界有特别贡献之人物，为提倡起见，似应有予以荣誉奖励之必要”。第二年，董事会通过了关于赠给荣誉金牌的办法，规定：“本会对工程界有特别贡献之人，得依照本办法赠给荣誉金牌”；获奖者应该是“(甲)发明、工程上新学者；(乙)负责主持巨大工程，解决技术上之困难以抵于成功者”。在颁奖程序上，符合

7.9，愤怒的“球粉”(《流浪地球》粉丝)甚至冲到各大应用商店，给豆瓣App打出了一星差评。

在受众群中造成如此激烈的对抗和撕裂，《流浪地球》引发的反响的确不多见。支持的一方很好理解，每个走进影院的人都会震撼于特效和特技，导演郭帆带领团队四年磨一剑，沿用好莱坞级别的行业标准和技术手段，电影场景恢弘、制作精良。观影过程中，观众不仅能清晰感受到影片制作的良心，还会在“带着地球去流浪”的基础设定和男主角刘培强父子身上感受到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家国情怀。此外，主创团队在解决以往普遍存在的“中国人拯救世界”的违和感问题上狠下了一番功夫，力求观众可以自然带入。

但和拥护者强调技术奇观不同，不喜欢这部电影的人把重点放在了影片的剧情硬伤和价值观上。日常设定交代不清、科学漏洞、剪辑混乱、台词口型对不上等——被情节密度推着走的观众当时看得很爽，回家再回想却发现好多地方禁不起琢磨。

至于价值观层面的拉扯，几乎是优秀国产片的宿命。电影相对成功地再现了大刘科幻的气质，冷酷、残酷、某种最高目标指引下的艰辛和牺牲，这是后者创作的经年母题，但其价值取向并非人人买单。在保留原作科幻想象的丰富细节、人的复杂、故事线的完整上，电影缺憾不少。在情感调动上，电影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救代之以偏向民族主义的唤起，更是留下最受诟病之处。

1935年的南宁年会上，经顾毓琇等人提议，审查委员会通过，学会把第一块金牌颁给了侯德榜，以表彰他在制碱工业上的重要贡献。侯德榜是写进了中学化学课本的科学家。在我国可谓家喻户晓。正如顾毓琇所言，“侯先生努力十余年的成绩，不但是国人所乐道，亦且为国际学术界工程界所十分看重”。最近美国化学会特请侯博士撰著《苏打工业》一书，现已出版，为该会专著(Monograph)之一。这种专著非世界上对于某项专门学术有极高地位者不能写，而侯先生竟代表中国的工程师，在国际学术界有这样的贡献，实在可与首创平绥铁路的詹天佑先生先后媲美了。”被称为“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的范旭东说：“侯博士的著作现在风行各国，给全人类打开了制碱工程的秘密，比起苏尔维的既得自守来，侯博士的气度崇高，尤其值得赞扬。”美国化学会成立于1876年，接受中国专家的著作列入丛书出版，在它的历史上确实是破天荒的。

此后，这项工程界最高荣誉又陆续颁发过八次，获得者分别为主持陇海铁路和粤汉铁路的凌鸿勋(1936年)，主持修筑

钱塘江大桥的茅以升(1941年)，主持甘肃玉门油矿开发的孙越崎(1942年)，在国内首创制造柴油机及其他机器的支秉渊(1943年)，抗战期间主持修筑成都后方城市飞机场的曾养甫(1944年)，负责修筑中印公路和铺设油管的龚继成(1945年)，对兵器器材有重大贡献的李承干(1946年)，以及完成花园口黄河堵口工程的朱光彩(1947年)。

九人的人生轨迹虽不尽相同，但作为中国最早一批现代意义上的工程专家，都深受近代以来救国思潮的影响，抱定了“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目标。他们的事迹中可以发现两个共同点，其一，强调科技的自主创新，致力于把国外技术的本土化，把科技工作的目标瞄准解决本国的实际需要。比如，被誉为“中国的福特”的支秉渊，在1938年未造出中国第一部自制的高速柴油汽车发动机。三年后，中国的第一辆汽车随之诞生。支秉渊曾用近半个月时间，开着他从湖南邵阳出发，翻越贵州之崇山峻岭，抵达重庆，足见其性能稳定。其二，把科研重点放在事关国计民生和民族复兴的大项目。比如，孙越崎开发油矿是为了解决民族抗战对能源的需要。而曾养甫组织在大后方修筑机场72处，则为美军轰炸日本本土提供了前进基地。

不过，好不好看、喜不喜欢见仁见智，对电影进行任何角度的解读都是观者的权利，但大量的情绪缠斗、左右站队无疑是一种浪费，对不同意见喊打喊杀、电影评分论爱不爱国则是伤害。无论是电影还是其他，在合格的公共讨论中，党同伐异、非黑即白要不得。就像对原著作者刘慈欣“以一己之力将中国科幻小说提升至世界水平”的褒奖一样，《流浪地球》在科幻类型大片的探索和完成度方面，也是国内电影工业从0到1的突破。电影把科学的浪漫迅速地带到了大众领域，让科幻有了一席之地，国内电影工业在公认难度最高的科幻灾难片上也终于有了拿得出手的尝试，这种尝试可以不喜欢，但不能不尊重。

经济学视角看AI的“预测神功”

字里行间 赵青新



作者：阿杰伊·阿格拉沃尔/乔舒亚·甘斯/阿维·戈德法布 译者：周佳 出版社：湖南科技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12月

说起AI，也许不少人还记得几年前“阿尔法狗”大展神威的场景。不过科学家的目标绝不是“人一机”对抗，而是要让人工智能更好地服务人类。AI有一项重要的能力，就是预测。如何看待这项神奇的本领？《AI极简经济学》这本书以经济学视角进行了充分的解读。

该书由阿杰伊·阿格拉沃尔、乔舒亚·甘斯和阿维·戈德法布三位作者合著，他们都是多伦多大学颠覆性创新实验室(简称CDL)和“未来人工智能”领域的科学家。截至2017年9月，CDL已经连续三年成为全球最密集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聚集地。科学家们发现，人工智能浪潮实际上带来的不是智能，而是智能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预测。我们的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而CDL的工作就是用经济学原理告诉人们，人工智能如何降低不确定性，以此帮助企业构建战略框架，做出正确决策，确立未来方向。

本书的作者们强调“廉价改变一切”。这里的“廉价”指向数据运营成本的下降。从经济学眼光来看，某样东西价格低廉，人们就会更多地使用它。所以，他们认为，必须推动人工智能，尤其是数据分析的预测功能在各个领域广泛使用，比如传统的库存和需求预测，以及解决新的问题，比如导航和翻译。预测成本

雪松寒不落

物种笔记 阿蒙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松和柏象征着延年益寿，在一些寺庙和祠堂里也遍植松柏寓意不老长青。如今的大街上花园里，生长缓慢的五针松、侧柏并不多见，最常见的是形如巨塔一般的雪松。

同样是长着小簇针叶的松树，雪松没有五针松、白皮松的遒劲，却整齐整齐如同同一把巨伞撑开，层层叠叠轻下垂的枝条密实地结成一团墨绿色的塔。雪松的针叶上覆有一层薄薄的白粉，远远望去，就像白雪覆盖在松枝上，故而得名“雪松”。若是遇到阳光明媚，松塔闪着银绿色的光辉，使得雪松比普通松树看起来更加威风。

雪松最有气质的时候是在冬天。此时人们听得到的恐怕是“西伯利亚”这个词，因为我们感受到的寒冷，大抵源自这里。雪落无声，如同沉睡的棉被把寂寞的色彩包裹得晶莹剔透，日光虽然逐渐温暖，却依然抵不过北方的寒流，一次又一次地把刚刚萌发的土地冻结。冬的严寒让许多植物沉沉睡去，长着针叶的松柏们，尤其是塔一样的雪松，却始终默默矗立。

雪松原产自欧洲的地中海，高大伟岸的身姿让它看上去神气十足。每年春回大地之时，它柔软而带有韧性的枝条顶端会长出鲜嫩的新枝。新发的枝条以及针叶鲜嫩翠绿，与略带银白的老叶形成鲜明对比。待到新枝发满，整树雪松会变得嫩绿明亮，新老枝间又均匀过渡，形成明暗层次变化的美丽视觉效果。雪松在夏末开始结束生长，枝条以及针叶的颜色会逐渐褪去鲜绿而变得深沉。

到了秋末初冬，雪松则开始“开花”。此时树木下部的枝条会长出椭圆形的“雄花”，“雄花”呈翠蓝色，背着厚厚的银粉。这个过程其实是成群地长在树下层的雄孢子球开始释放花粉。雪松的花粉小而轻，在每一粒花粉上还有气囊可以让花粉趁着风飞出去。此时在树顶，椭圆形雌孢子球随后开始分泌黏性的液



体，像松脂一样黏稠的透明液体会从鳞片一样的心皮间分泌而出，它可以帮助雌孢子球黏住空气中的花粉，并刺激花粉胚珠受精。雪松虽然没有花，无法吸引昆虫来帮助传播花粉，但却可以借助风的力量让种子顺利孕育。

因此冬天对于雪松来说是一个神圣的季节。度过春夏的生长，到了冬天万树皆凋之时，它却迎来了“开花”的季节。雪松选择秋冬“开花”，正是因为地中海的秋冬湿润且多风。湿润的空气可以保证球果上的黏液不会干燥，多风的季节则有利于花粉的传播。

“开花”这个词用在雪松上其实有些不恰当，因为雪松是典型的裸子植物，它并没有花这样的繁殖器官。裸子植物从其名字可以得知，它们的种子是裸露在外且没有果实的器官，却不经过开花、授精、受精等过程就能结出果实，例如松树上长出的松塔。这些看似果实的结构内并不含有种子，而是变化多样的可以保护种子的外壳。这样的外壳其实只是“雌花”胚珠所生长的外皮，这外皮并没有像被子植物那样包裹住胚珠，而是平展重叠在一起，就形成了层层叠叠的球果。

雪松来到中国之后，虽然适应了这里的温度和土壤，却被寒冷干燥的北风吹干了球果上的黏液。也因此，生长在北京的雪松极少能结出球果，自然也无法产出可以繁殖的种子。由此看来，环境和植物息息相关，它们就像一对契合的积木，失去对方便残缺无疑。



扫一扫 欢迎关注 嫦娥的秘密 微信公众号